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

陈炜湛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

陈炜湛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陈炜湛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36 - 3

I. ①甲… II. ①陈… III. ①甲骨文—研究 IV. ①K877.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0459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孔颖琪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刘梦瑶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7.625 印张 29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敦、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 2017 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 录

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	1
有关甲骨文田猎卜辞的文字考订与辨析·····	31
关于甲骨文各期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的讨论·····	48
甲骨文田猎刻辞选粹摹本·····	87
甲骨文田猎刻辞选粹释文·····	178
各期贞人所卜田猎卜辞辑录·····	237
有关引用书目及简称·····	267
后 记·····	269

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

一、田猎刻辞数量的估计与分析

田猎，亦称“狩猎”，是历代商王经常性的活动之一。田猎虽然不像“祀与戎”——祭祀与打仗那么重要，但同“祀与戎”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是商王十分关心的问题，行动之前，都要占卜一番。现存甲骨文中大量的田猎刻辞为我们了解当时商王的田猎活动、研究与田猎有关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田猎刻辞是甲骨文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甲骨文出土之日起，就为研究者注意。80余年来，学者们除在各自的论著里附带论及田猎卜辞、考释其文字、讨论有关问题外，做专题研究，以专文论述商王田猎活动的亦复不少，多有发现、创获。只是由于研究资料分散、残碎，未能集中，以往的论著大都偏重某些侧面，难做全面考察与综合论述。自《殷虚^①文字丙编》（简称《丙》^②，类推简称《甲》《乙》）《甲骨文合集》（简称《合》，中华书局1979—1982年版）及《小屯南地甲骨》（简称《屯南》，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书陆续出版后，在分期断代的基础上对这一类卜辞（及其他各类卜辞）做全面、系统的研究与通盘的整理，已经成为可能，也显得十分必要了。

正如目前无法精确统计出土甲骨文的总数一样，要精确统计现有田猎刻辞的片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精确统计有很多困难，其中有重复的问题、碎裂的问题、散失（或尚未发表）的问题，需要去重、缀合、调查。这，我在《甲骨文简论》第一章里已详细地讨论过。所以，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做番粗略的估计。我的估计是这样的：甲骨文迄今出土10万余片

① 殷虚：实为殷墟，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1899年，在这个地方发现甲骨刻辞。下同，不再标注。

② 书中有关引用书目的简称可参见本书第267～268页。

(详见《甲骨文简论》，胡厚宣先生《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的再统计》一文则认为“国内外共收藏甲骨 154 604 片”)，其中田猎刻辞约 4 500 片，相当于总数的二十分之一。4 500 片之中卜辞完整可读可资研究者约 3 500 片，重要并清晰可观者约 500 片。

估计的主要根据是《甲骨文合集》，其次是《小屯南地甲骨》。

《甲骨文合集》是著录甲骨文原材料的学术巨著。经过去重、缀合，凡 1973 年以前出土的甲骨文，稍有研究价值的大部分已集中于此。全书凡著录甲骨文 41 900 余片，按时代及内容编排为 13 巨册（第十三册为摹本），田猎刻辞即归入各期的“社会生产”大类内（称“渔猎畜牧”）。收入此书的田猎刻辞主要见于下列各册：

第四册（第一期武丁）：

10196 ~ 11422（片号，下同，不再标注）

计 1227 片

第七册（第一期附）：

21586, 21759 ~ 21765, 22043

计 9 片

第八册（第二期祖庚祖甲）：

24444 ~ 24607

计 164 片

第九册（第三期廪辛康丁）：

28300 ~ 29684

计 1385 片

第十一册（第四期武乙文丁）：

33359 ~ 33689

计 331 片

第十二册（第五期帝乙帝辛）：

36984 ~ 37833

计 850 片

第十三册（摹本）

第一期 40075 ~ 40076, 40125（另有拓本），40126 ~ 40181

计 59 片

第二期 40957, 41075 ~ 41088

计 15 片

第三期 41345 ~ 41388

计 44 片

第四期 41544 ~ 41572, 41650 ~ 41652

计 32 片

第五期 41801 ~ 41835

计 35 片

《小屯南地甲骨》著录甲骨 4 536 片（绝大部分为 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掘所得）。其中，田猎卜辞有 286 片，主要是康丁及武乙文丁时物（具体断代尚有争议）。

田猎刻辞除《合》《屯南》二书著录者外，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简称《怀特》，加拿大 1979 年版）著录 85 片，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简称《东京》，日本 1983 年版）著录 35 片，李学勤等《英国所藏甲骨集》（简称《英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著录 112 片，雷焕章《法国所藏甲骨录》（简称《法录》，利氏学社 1985 年版）著录 5 片，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甲骨文字》（简称《天理》，日本 1987 年版）著录 47 片。这五部书著录的甲骨都是海外公私藏家所藏之物，有些以前发表过，与《合》会有重复。

若单从片数着眼，各个时期中田猎活动最频繁、现存卜辞最多的当然是第九册第三期，即廪辛康丁时期了，竟有 1 600 多片。其次是第四册第一期，即武丁时期，有近 1 300 片。再次是第十二册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期，约 900 片。第十一册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很少，仅 360 余片；第八册第二期祖庚祖甲时期则最少，还不足 200 片。这一基本情况与史书记述颇有出入。《史记·殷本纪》于武丁以后，仅言“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又说，帝辛（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今本《竹书纪年》言及商王田猎之事者亦仅武乙与帝辛二人。其纪武乙田猎事在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其纪帝辛田猎则有如下几次：①“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②“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③“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二书对于武乙、帝辛以外诸王的田猎

活动只字不提，这就给人一种观念，似乎商王好田猎者唯武乙帝辛二人而已。这一观念在甲骨文研究初期还曾使一些学者错误地认为田猎卜辞主要是武乙至帝辛时期所卜。例如，郭沫若 1933 年作《卜辞通纂》（简称《通纂》）时即认为，“唯卜辞记田猎者，其文字多出一人之手……好田猎之殷王乃帝乙也”；又说，他王同好田猎与否“未可知”。同年，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以事类为断代的第七项标准，所论亦均武乙帝辛之田猎卜辞。董氏认为：“周公所谓‘生则逸’、好田猎的，也正以武乙帝辛的时代为最多。”由于根本没有想到廪辛康丁“好田游”的问题，结果把很多不是武乙的田猎卜辞也算到武乙的头上去了。现在把有关的材料集中在一起，究竟谁最好田猎、留下的卜辞最多，已是一目了然，也足可补正《史记》及《竹书纪年》的记述了。

又据今本《竹书纪年》，武丁在位 59 年，祖庚在位 11 年，祖甲在位 33 年，廪辛（冯辛）在位 4 年，康丁（庚丁）在位 8 年，武乙在位 35 年，文丁在位 13 年，帝乙在位 9 年（《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称帝乙在位 37 年），帝辛在位 52 年。廪辛康丁在位时间最短，而现存田猎卜辞最多，更可说明此二王之于田猎“好”到什么程度了。

若再进一步将武丁与廪辛康丁时期的卜辞做一比较则可发现，虽然在数量上前者稍逊于后者，但前者多大块或整版甲骨，且多大规模的田猎活动；而后者则大块少而碎片多，所记田猎的规模也远不如前者。从《合》看，商代诸王之中，最好田猎者实乃“中兴之主”武丁，并非被暴雷震死的武乙，也不是末代君主帝辛。

武丁时期卜风最盛，现存卜辞几乎占了卜辞总数的一半（《合》第一至第六册均为武丁卜辞）。其田猎卜辞占此类卜辞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廪辛康丁卜辞编入合集的仅 5 200 余片，其中田猎卜辞占了近三分之一，占此类卜辞总数亦约三分之一。而夹在武丁与廪辛康丁时期中间的祖庚祖甲时期田猎卜辞却又少得可怜。其间原因何在，颇值得研究。是由于祖甲“革新”政治、减少卜事，故现存田猎卜辞少？还是由于武丁时期狂捕滥杀、竭泽焚林，致令祖庚祖甲时期不得不减少田猎活动，以使禽兽栖息繁衍？两种可能性似乎都存在，以常理推测，后者的可能性当更大些。而且，至为有趣的是，作为“第一期附”的卜辞（《合》第七册），卜田猎者仅 9 片，可谓微乎其微！这类卜辞的时代归属问题争论了几十年。现在从这类卜辞来考虑，似乎也有理由认为，陈梦家先生《殷虚卜辞综述》

(简称《综述》)将它们定为武丁晚期的观点是正确的;或可为此说添一佐证。武丁早期、中期田猎活动频繁、规模大、捕获多,到后来必然可猎之物越来越少;加以年事日高,田猎活动亦必大为减少乃至完全停止。“第一期附”中田猎卜辞稀少的现象与第二期情况正相连贯,可说是“巧合”,也可说是狂捕滥杀的一种必然后果。同样,廪辛康丁时代田猎卜辞很多,武乙文丁时期又很少,到了帝乙帝辛时期又再次多起来。综观武丁至帝辛 200 余年之间,诸王田猎活动的频率确是很不平衡:多→少→多→少→多,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好”的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恐怕是由于受自然条件与客观规律制约的缘故。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估计田猎刻辞为 4 500 片,只是就大体而言,许多细微末节尚未考虑在内。这确是“粗估”。就《合》而论,真要精确统计该书所著录的某类卜辞也颇困难。因为一版甲骨所契卜辞往往兼及若干类别,几类卜辞共见一版是常有的事,故《合》的分类也只是大体上的分类,存在着不少不易解决的矛盾。举例来说,《甲》第 3914、3918 片分明是田猎卜辞,屡言“王其田亡𠄎”“王其田往来亡𠄎”及“王其田衣”,但不见于《合》的“社会生产”类,编者把它们归入“奴隶主贵族”类去了(即《合》9·27146、27459,意为《合》第九册第 27146、27459 片,余仿此)。同样,《甲》第 3915、3916 片整版卜辞以卜田猎为主,却归入“思想文化”的“鬼神崇拜”类(即《合》10·30757、30439),亦不见于“社会生产”。而“社会生产”的“渔猎畜牧”部分却又包含了不少仅卜祭祀用牲用牢之数的残碎甲骨,与田猎事并无多大关系。如《合》4·11275~11394,100 余片(一期);8·24508~24607,近百片(二期);9·29426~29684,200 余片(三期);11·33577~33689,100 余片(四期);12·36984~37361,近 400 片(五期),即皆记牲牢之数,或卜几牢几牛,或仅记“牢又一牛”(五期尤多),事多关乎祭祀,而田猎卜辞的特征并不明显,如将这 900 余片剔除,就只有 3 600 片了。本书之所以仍估计为 4 500 片,则是因为:①《合》中“渔猎畜牧”类之外的各类甲骨中仍包含有田猎卜辞;②尚有 35 000 片左右的甲骨未发表(碎片居多,如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则当有近 10 万片甲骨未发表)。其中,当亦有田猎卜辞。以三十分之一计算,亦得有千余片,足可充抵上述各期记牲牢的残碎甲骨之数。总的说来,10 万多片甲骨文中约有 4 500 片田猎卜辞,这个估计可能是比较接近事实的,甚至是比较

保守的。

二、各期田猎卜辞的特点与辞例的比较

从田猎卜辞的内容及形式来考察，自武丁至帝辛（纣），各个时期又颇不一样，各有特点。在叙述各个时期田猎卜辞的特点之前，先扼要交代一下本书区分各期田猎卜辞的前提——断代的问题，显然是必要的。

断代，是甲骨文研究的基础。早在1933年，董作宾便提出断代的十项标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56年，陈梦家又进一步将其归结为三项标准（《殷虚卜辞综述》），从理论上说，10万片甲骨文，都可“还它个原有的时代”了。但在实际上，如何运用这些标准来判断每片甲骨文的时代，却并不容易，学者间看法常有分歧。几十年来，自组、子组卜辞的时代归属问题，第三、第四期卜辞的区分问题，近年来所谓的“历组”卜辞的时代归属问题，还有贞人的供职期限问题，便都是学术界争论较大、迄今未能论定的问题。笔者认为，董作宾的断代学说基本上是正确的，经过陈梦家的调整、修订、补充，大体上可将全部甲骨文断代。《合》对各期甲骨文的断代编排主要依据董、陈之说，将自组、子组卜辞列为“第一期附”也是很慎重的做法。本书所述田猎卜辞，凡已编入《合》者，其时代归属悉依《合》（其有错误须加改易者除外）；《合》以外的卜辞则仿照《合》的处理方法予以断代，如所谓“历组”卜辞便归入武乙文丁时期，以求内部一致。这是讨论各期田猎卜辞内容与形式等问题的大前提。

按理说，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人们认识水平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田猎的方式方法也应不断改进、提高，其效果日益显著，但实际上，似乎并非如此。田猎的方法与工具，虽隔3000年，古今差异并不大，至于武丁至帝辛之间更是微乎其微了。只是由于时王对田猎活动的爱好程度不一、关心的重点有异，又由于各个时代占卜的习惯不一样、史官（贞人）及书手对卜事的态度也有认真严谨与马虎草率之别，故反映在卜辞里，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时期便各自有些引人注目的特殊之处，或云“时代的烙印”。现就《合》《屯南》《甲》《乙》《丙》等书所见，述之如次。

（一）武丁时期

此期卜辞事类繁多，内容丰富，就田猎卜辞而论，其田猎名称（或

云方法)之多,记述所获各类动物名称及数量之详尽,为各期之冠。然其田猎无定日,自甲至癸皆可出猎,亦不注重田猎地之占卜,所注重者大抵在于能否捕获、鬼神是否佑佐。就具体卜辞观之,前辞、命辞、占辞、验辞齐备者不甚多,常缺占辞,但前辞一般完整,均作“干支卜某贞”形式。此期从事过田猎事类贞卜的贞人有戠、宾、争、亘、韦、永、白、取、我、子、余等20多人(详见本书《各期贞人所卜田猎卜辞辑录》)。不过,称“田”“往田”“田于某”者较少见,这类卜辞亦较简单,以卜能否擒获、是否顺利、有无灾祸者居多。例如:

乙未卜,翌丙申王田,获?允获【鹿】九。(《合》4·10309)

壬寅卜,吕贞:王往田,亡【】?【】?(《合》4·10529)

壬午卜,宾贞:勿乎田于【】?(《铁》215·1)

壬戌卜,王贞:其令雀田于【】,兄(祝)于祖乙?十一月。
(《合》4·10567)

丙午卜,宾贞:王往出田,若?(《丙》126)

己丑,子卜贞:小王【】田夫?(《库》1259)

而较常见的辞例是称“兽(狩)”、称“逐”、称“焚”,尤以称“兽”者为多,且记载田猎之结果——所获兽名及数量,我们可借以判断其时田猎之规模。例如:

戊午卜,戠贞:我兽【】(禽,即擒。下同)?之日兽。允【】(禽),获虎一,鹿四十,狐百六十四,麋百五十九,鹵赤出双,二赤小【】四【】。(《合》4·10198,《丙》284)

【戊寅卜】,【】贞:今【】日我其兽【】允【】(禽),获兕十一,鹿【】七十出四,豕四,麋七十出四。(《合》13·40125)

【】【】【卜】,戠贞:今日我其兽,出【】兽,获,【】鹿五十又六。

贞:今日我其兽【】(禽),【】获兕十一,鹿【】。(《合》4·10308)

【辛未卜,【】贞:翌壬申王】其【兽】,【】(禽)?壬申允兽,【】(禽),获兕六,豕七十出六,麋百出九十出九。

【辛】未【卜,【】贞:翌】壬申王勿【兽】,不其【】(禽)?壬申兽,【】(禽)。

贞：王兽，隹？（《合》4·10407，《丙》423）

丁亥卜，宾贞：王往涉兽？（涉兽，当是渡河以事狩猎。）（《合》4·10602）

辛卯卜，争贞：我兽，下乙弗若？（下乙，武丁之称祖乙，此辞问商王外出兽猎，祖乙是否予以保佑。）（《合》4·10608）

戊子卜，争贞：勿涉兽？九月，在𩇛。（《合》4·10993，《安明》502）

𠄎兽，获虎一，豕𠄎出六。（《合》4·10200，《乙》2409）

甲骨文“兽”字多作“𠄎、𠄎、𠄎”等形，从干（单）从犬会意；“干（单）”为田猎工具，“犬”为猎犬，持干驱犬出猎，为“兽”字本义，后又用以指所获的兽类，后又泛指野兽，遂另造从犬守声之“狩”字。“兽”“狩”乃古今字，“狩”行而“兽”之本义渐晦。“兽”在武丁田猎卜辞中可说是总名。次于“兽”者为“逐”，所逐对象有豕、兕、鹿、麋等动物，或附记地名，或不记，逐而有获，则记兽名及数量。例如：

乙丑卜，亘贞：往逐豕，获？往逐豕，允获𠄎。（《合》4·10227）

辛未卜，亘贞：往逐豕，获？之日王往逐在豕豕，允获九。

贞：弗其获？（《甲》3339～3341）

王其往逐鹿，获？（《合》4·10292）

丙申卜，争贞：王其逐麋，𩇛？（《合》4·10345，《丙》88）

𠄎𠄎卜，亘贞：逐兕，获？〔王〕占曰：其获。己酉，王逐，允获二。（《合》4·10398）

贞：翌辛巳王勿往逐兕，弗其获？（同版有贞人宾。）（《合》13·40126）

贞：乎逐在豕鹿，获？

贞：弗其获？（同版有贞人宾。）（《合》4·10935）

戊子卜，宾贞：王逐集于𩇛，亡𩇛？之日王往逐集于𩇛，允亡𩇛，获集八。（《合》4·9572，《续存》下166）

丙戌卜，王：我其逐鹿，获？允获十。

丙戌卜，王：『我』不其获鹿？一月。

丁亥卜，王：我虫三十鹿逐？允逐，获十六。一月。我虫七鹿逐？七鹿不眇。（余略）（《合》4·10950，《丙》323）

丁未卜，王：其逐在虫鹿，获？允获七。一月。

壬午卜，王：其逐在万鹿，获？允获五。

壬午卜，王：弗其获在万鹿？（余略）（《合》4·10951）

最值得注意者为逐鹿一事。后世有所谓“逐鹿中原”之喻，殊不知其始作俑者乃商王武丁也。此期卜逐鹿之辞颇多，且有成套卜辞反复占卜。如《合》4·10950、10951两例，武丁之喜获鹿，于鹿之极端重视，可以想见。再如关于“焚”的占卜，也多见于此期。例如：

翌戊午焚，𠄎？（《合》4·10198，《丙》284）

翌癸卯其焚，𠄎？癸卯允焚，获兕十一，豕十五，虎□，麋二十。

翌癸卯勿焚？

贞：甲辰焚？勿于甲？

于甲辰焚？『勿』于『甲』焚？（《合》4·10408，《丙》102）

翌戊子焚于西？（《丙》112）

所谓“焚”，是指烧草以猎兽，故有些研究者视之为田猎方法，而不将其看作田猎名称。

此期田猎卜辞中有不少卜辞既不言“田、兽、逐、焚”等田猎名称（方法），亦不卜田猎地，而仅占卜或附记是否有擒获，形式较为简单。例如：

壬午卜，宾贞：获虎？（《合》4·10199）

戊午卜，宾贞：王获？（《乙》279）

戊戌卜，贞：王隹𠄎？之日王允𠄎豕一，鹿□。（《合》4·10251）

□𠄎麋？允𠄎，获麋八十八，兕一，豕三十又二。（《合》4·10350，《契》410）